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雷斯涅尔 主編
魯布佐夫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雷斯涅尔 主編
魯布佐夫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

一九五八年·北京

阿拉伯各国近代史

雷斯涅尔 主編
魯布佐夫

*

生活·讀書·新知三联書店出版

(北京朝陽門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56号

北京外文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发行

*

开本 787×1092 公厘 $\frac{1}{32}$ • 印張 $2\frac{7}{8}$ • 字數 59,000

1958年7月第1版

195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000 定价 (7) 0.26元

統一書号 11002·230

編 者 的 話

本書根据苏联雷斯涅尔和魯布佐夫主編的“东方各国近代史”編成。原書第一卷第二和第十二章，列為本書第一、第二章，原書第二卷第十二章，作為本書第三章。由于原書是按期分国編写，所以抽取出来後仍然体系完整。为了醒目起見，各章另外加了一个标题。本書从阿拉伯各国併入奥斯曼帝国起叙述到偉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止。阿拉伯人民在历史上受尽了蹂躪和压迫，也表現出不屈不撓爭取独立自由的精神。在美英帝国主义侵略黎巴嫩和約旦，威胁伊拉克共和国，破坏世界和平的今日，回溯阿拉伯各国人民在近代史各个时期英勇斗争的史实，是具有现实意义的。

目 次

第一章 十七、十八世紀的阿拉伯各国	1
第一节 阿拉伯各国的社会制度	1
第二节 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	7
第二章 十九世紀的阿拉伯各国	13
第一节 外国資本侵入阿拉伯各国及其影响	13
第二节 法国军队的侵入埃及	17
第三节 穆罕默德阿里政权下的埃及	21
第四节 穆罕默德阿里的侵略战争	26
第五节 穆罕默德阿里統治下的叙利亚和黎巴嫩	29
第六节 列强对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一年間埃及危机的干預及其后果	32
第七节 外国資本对埃及的奴役	35
第八节 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反封建运动	39
第九节 英国在阿拉伯和伊拉克的地位的巩固	43
第三章 二十世紀的阿拉伯各国	46
第一节 阿拉伯各国的遭受殖民奴役和瓜分	46
第二节 英国的征服埃及	49
第三节 瑪吉教徒的起义和英国的占领苏丹	54
第四节 法国的占领突尼斯	60
第五节 法国的侵占摩洛哥	61
第六节 意大利的占领的黎波里	65
第七节 亚洲阿拉伯各国轉变为半殖民地	68
第八节 英帝国主义者阿拉伯地位的强化	69

第九节	亞洲覺醒时期阿拉伯的民族解放运动	73
第十节	埃及的民族解放运动	74
第十一节	北非的民族解放运动	76
第十二节	亞洲阿拉伯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	77
第十三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阿拉伯諸国	80
第十四节	英国侵入伊拉克	81
第十五节	德土对埃及的进軍及其复敗	82
第十六节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間的埃及	83
第十七节	阿拉伯的起义	84
第十八节	偉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与阿拉伯諸国	85

第 一 章

十七、十八世紀的阿拉伯各国

第一节 阿拉伯各国的社会制度

在土耳其封建主所征服的其他地方之中，基本上由阿拉伯人居住的諸国，即叙利亞、黎巴嫩、巴勒斯坦、伊拉克、汉志、也門、埃及、的黎波里、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亞，占有重要的地位。早在十六世紀，这些国家就被并入奥斯曼帝国。在阿拉伯諸国之中，土耳其人未能征服的，只有摩洛哥和阿拉伯半島的腹地和东部。

土耳其人征服的阿拉伯各地区，在其社会、经济发展的水平上，是不一样的。在其中較发展的地区（埃及、黎巴嫩、叙利亞、巴勒斯坦），封建社会制度占統治地位，以对封建主处于人身隶属地位的被奴役的分成制农民費拉赫（即阿拉伯农民）的小农經濟和最小农經濟为这一社会制度的基础。在靠近海上貿易中心和过境貿易中心的地区，由于社会分工的增长和商品貨幣經濟的发展，这一社会制度就处于开始解体的阶段。在較不发展的諸国（阿拉伯、伊拉克南部、阿尔及利亞、突尼斯、的黎波里的腹地），封建宗法关系占統治地位，并且还保留了原始公社制度的强大残余势力。以游牧的畜牧业和半定居农业为生的居民，分为若干部落和氏族。这些部落和氏族各有酋长和首領。牧場和耕地为各部落和家族土地公社集体所有。

土耳其征服者在被征服的阿拉伯諸国宣布全部土地

(供养田除外)为苏丹所有。这些土地一部分为土耳其封建主所占有。例如在十八世紀的埃及，三分之二的土地即为土耳其曼留克^①军事长官所領有。在叙利亞、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大部分土地保留在阿拉伯封建主手中。土地所有者，無論是土耳其封建主，还是阿拉伯封建主，都向費拉赫征收实物及貨幣租稅和其他捐稅。封建主将取自农民的貨幣总額及物質利益的相当部分，交給苏丹的总督——帕沙。帕沙又把所得的一部分繳入苏丹的国庫，作为貢賦(这是所有被征服的阿拉伯諸国都要繳納的)，而将其余的部分攬为己有。由于这种制度的关系，結果費拉赫遭到了三重压迫：苏丹的压迫、帕沙的压迫和阿拉伯封建主的压迫。

俄国外交家、叙利亞封建制度的研究者和观察家巴济利很清楚地描述了这一制度：“人民在軍事献納的方式下被征收賦稅。帕沙按照受他管轄的各区不致不服而又能拿得出来的程度下，向各区課稅。各地当地的領主也按照同样办法以帕沙的名义向人民課稅。在这些国家里，向帕沙控訴这些領主，和向波尔塔控訴这些帕沙几乎是徒劳无益而且是太危險的，因为在这些国家里，臣民的生命完全操在当地橫暴政权的手里。判断和裁决被治者与統治者之間的問題的唯一办法，就是拿起武器和发生騷乱，只有这样才能决定被治者与統治者的命运。”

基于这种緣故，在阿拉伯各省就經常发生农民起义。

① 曼留克本是一种奴隶，十二至十三世紀埃及的突厥族苏丹的近卫队，即由曼留克組成。从一二五〇到一五一七年，埃及就处在这种近卫队的統帥——即曼留克的貝以及从他們中間选拔出来的苏丹——的統治之下。土耳其征服者繼續組成曼留克民兵。十八世紀，曼留克的貝拥有埃及的大部分土地，实际上是埃及的統治者。

有时候个别不願讓土耳其征服者分享自己收入的阿拉伯封建主利用了并領導了这些起义。但是运动的基本力量总是由定居农民(費拉赫)和游牧者(貝都因)組成的。

掠夺費拉赫的阿拉伯大封建主在自己手中集中了大量的財富。例如十七世紀黎巴嫩王(艾米尔)法赫爾·艾德·丁二世就被認為是奧斯曼帝國的最富有的封建主。他的宮廷的富麗和随从的壯盛不但使本族的封建主望塵莫及，而且也使歐洲人相形見绌。他的收入每年达到九十万里佛尔，而其中繳入苏丹國庫的則为三十四万里佛尔。

十八世紀統治巴勒斯坦北部的族长达吉尔，也从自己領地上榨出了大量的进項。根据一七七二年訪問巴勒斯坦的俄国旅行家普列什切也夫中尉的說明，族长达吉尔“拥有为数很多的乡村，他从它們取得了自己的进項，并且按照地方的富足程度和境况向每个乡村征收貢賦。有些乡村繳納給他各种畜类的半数，另外有些則只繳納一种畜类的四分之一或八分之一。他把一切东西，甚至是最小的东西都拿来出租(就是說使人包租)，从准許人們售卖葡萄酒和燒酒、使用浴室和使用其他必需品积累大量錢財——这就使得他的臣民凡要使用任何东西，就不能不付給他以包租的代价。……他的全部收入如果变为貨幣(即按貨幣計算)，就是每年可达四千袋或一百二十五万盧布之多。”

土耳其征服者和当地封建主随意来处置阿拉伯农民的人身，把費拉赫束縛在土地上。在埃及，土耳其法律規定当地統治者和土地所有者必須和逃出农村的費拉赫作斗争，讓費拉赫住滿了殘破和荒廢的村庄，用一切方法强迫費拉赫耕种全部灌溉土地。在每个农村中都有一个村长(謝赫)或几个謝赫，監視着費拉赫，不使其离开他們所附着的份

地。如果費拉赫由村中逃走，謝赫要負物質賠償的責任。在敘利亞和黎巴嫩，建立起連環保的制度，农村公社負責交納捐稅。

这些措施并不能阻止遭到无限封建掠夺的阿拉伯农村的破产和人烟絕迹。例如，在阿列頗地区，在土耳其征服叙利亚的时候，政府登記的乡村有三千二百个之多。而到了十八世紀末，則只剩下了四百个。由于封建掠夺的緣故，几乎所有农村都变为廢墟；費拉赫都死光了，或是逃到城里去了。但是对該区所課的稅額却仍然不变，从而納稅的負担就增长了好几倍。

毫无限制的封建剝削不可避免地引起了农民經濟的衰落，阿拉伯諸国的总破产和貧穷化。十八世紀末，埃及生产的农产品还不及古典时期所生产的四分之一。在叙利亚和伊拉克，有很多适于耕作的土地无人过問，而且淪于荒廢。

十八世紀末拿破侖軍隊侵入埃及时有一个科学考察队随同前往。参加这一考察队的法国学者沙布罗尔写道：“在法老統治的时期、在托洛梅朝时期、甚至在羅馬統治的时期出产极富的法佑姆盆地和肥沃的三角洲平原，現在所出产的东西不及該地往昔出产的四分之一。这种悲慘变迁的原因是很容易看出来的。并不是自然界的變化造成了这一結果。尼罗河还是和从前一样。它每年的定期泛濫还是繼續使尼罗河流域肥沃起来。但是农夫却感到沒有希望。現在他曉得，貪婪的外國人（即土耳其封建主）收割了他的血汗成果。如果他和他的孩子不能享有这些成果，那末又何必种新庄稼呢？他很帶勁地在地上播种，耽心害怕地收割，并且力求避开自己的压迫者的視線，藏起极有限的粮食，就靠这一点来养活他一家人。在这个不幸的国度里，农民不

是所有者，而且不可能變成所有者。他甚至也不是佃戶。他是本國壓迫者集團所有的農奴。”

在游牧區和半游牧區，掠奪農民和游牧者的土耳其征服者，企圖以當地部落貴族為依靠。抱着這一目的，屬於部落而且被宣布為蘇丹財產的土地，就被各部落、各民族的族長所奪占，並且變為他們世襲的产业，而他們必須為征服者征集貢物。土耳其征服者在伊拉克、阿尔及利亚、突尼斯、的黎波里都執行了這種政策，而這種政策是有助於部落酋長變為封建主的。然而各部落却拿起武器來保卫自己的自由和土地，拒絕向征服者納貢。征集貢物是由土耳其武装部隊來執行的，並且引起了游牧者和半游牧者中間的頻繁的起義。

土耳其征服者的封建壓迫在阿拉伯城市中也引起了極端不滿。開羅、大馬士革、阿列頗、巴格達、貝魯特、阿克、達米埃特的阿拉伯商人和手工業者遭到了土耳其帕沙的掠奪和壓制。帕沙向他們要十分苛重的獻款，時常給他們加上這種或者那種虛構的罪名，以便處決他們，並且根據土耳其的習慣，把被處決者的財產擄為己有。這種封建掠奪徹底破壞了阿拉伯城市資本主義关系發展的可能性。所以當西歐完成了向手工業工場，然後再由手工業工場向工廠的轉變的時候，阿拉伯諸國的手工業工場則處於萌芽狀態中。工業生產的主要形態還是中世紀行會手工業。

在中世紀和近代之交，阿拉伯城市還以其手工業藝術品——絲織品、棉織品、麻織品、地毯、山羊皮、武器、銅器、珠寶——著稱于世。其中有些在十八世紀還輸入歐洲，但已經不能和歐洲國家發展起來的資本主義性手工業工場的出品競爭，而在十八世紀過程中被擠出歐洲市場。在歐洲

产业革命之后，它們在本地市場上也被大量涌向东方的更便宜的欧洲工业制造品所排挤。

尽管阿拉伯工商业城市已經有好几百年的历史，但这里却还没有形成城市与乡村的完全分工。工业还没有完全从农业中分离出来。十八世紀，埃及城市的織工总是購買費拉赫制造出来的农村的棉紗。在黎巴嫩，农村的棉紗被农民帶到城市市場中来，再由欧洲商人收購出口；在塞德，法国商人有收購这些貨物的垄断权。在阿列頗区域，許多农村以織布为生。相反，相当部分的城市居民，例如大馬士革的居民，則以园艺为生。

正象在奧斯曼帝国其他部分一样，欧洲商人用特权条約制度保护自己不受帕沙的压迫，排挤了本地商人。他們掌握了对外貿易，特别是过境貿易。在开罗、大馬士革、阿列頗、巴格达的市場上，欧洲商人及其代理人出售自己的貨物，并且收購来自东方的产品。来自馬賽的法国商人在叙利亚和北非有很多的商館。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在巴格达和巴斯拉（在伊拉克）建立起自己的商館。由于封建压迫和外国竞争，阿拉伯城市尽管有对外貿易的高漲，却受了蕭条和衰落之苦。

就在这个时候，日益增多的奢侈品輸入刺激起封建主的欲望，造成了剝削的加强和农民的破产作为。对外国奢侈品——俄国的皮貨、法国的絲和酒、英国和荷兰的呢子、威尼斯的玻璃、波希米亚的水晶等等——的交换；土耳其和阿拉伯封建主开始向欧洲各国輸出从費拉赫那里以实物地租方式取来的农产品：粮食、牲畜、棉花、生絲、粗羊毛、皮革、水果、榛子、橄欖油以及家庭手織布匹和棉紗。这种帶有不等价性質的貿易使农民群众陷于破产。十八世紀末訪問阿

拉伯諸国的法国旅行家伏尔尼写道：“来自欧洲和印度的貨物都是奢侈品，只有增进統治階級的享乐，只有使人民和农夫的处境惡化。在一个不尊重所有权的統治者政权之下，扩大享乐的欲望激起貪欲，使压迫加倍厉害起来。为了得到更多的呢子、皮貨、糖、披巾、印度紡織品，就必需有更多的錢，更多的棉花，更多的生絲和更多的勒索。”

土耳其征服者的压迫不但使阿拉伯諸国走向經濟的衰落，而且也走向彻底的文化的衰落。中世紀东方先进学者和作家的杰出作品的手稿在宫廷和清真寺的貯藏室里盖滿了灰尘。受土耳其野蛮人压迫的人民中間，再不能出現象伊本·哈尔敦这样的历史家，象伊本·魯什德这样的哲学家，象阿尔·巴塔这样的数学家。这一时期阿拉伯的学术文献帶有排比的性質；它的内容变成以研討伊斯兰教的毫无生气的教条为中心；詩歌也以重用傳統僵硬的形式和調子为限。

第二节 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压迫的斗争

土耳其和阿拉伯封建主的压迫，引起了农民群众的自发起义。城市手工业者和商人也参加到这种人民斗争中去。

現代土耳其資產階級历史家，为了土耳其統治集团及美国主子的政治利益而歪曲真象，捏造出一个几百年“阿拉伯土耳其友誼”的神話。历史的真象和这种捏造是大不相同的。真实历史中所叙述的是阿拉伯人民群众几百年来为反对土耳其征服者可恨的封建压迫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其中也充滿着阿拉伯和土耳其人民群众在对土耳其苏丹和帕沙进行斗争中采取共同行动的实例。

阿拉伯人民群众积极参加了十六世紀末、十七世紀初席卷奧斯曼帝国的偉大农民战争。阿拉伯人的游击队在叙利亚和伊拉克和土耳其人作战。許多年中起义者把巴格达保持在自己手中。在大馬士革和阿列頗帕沙的軍隊中，根据編年史的紀錄，有“无数来自庫地斯坦和阿拉伯平原的勇武善战的人們”，但这些軍隊却拒絕對起义者作战。

就在十七世紀，展开了黎巴嫩和叙利亚农民反对苏丹压迫的斗争。当时統治黎巴嫩公国的国王法赫尔·艾德·丁二世（一六〇一——一六三五年）对农民征收超額的捐稅。他为了力求取得波尔塔（苏丹政府——譯者）的好感，就向苏丹国庫繳納自己領地的高額貢物。他和許多阿拉伯游牧部落进行战争时，給苏丹送去一部分战利品。这样做的結果，法赫尔·艾德·丁二世使得苏丹不但封給他以黎巴嫩的山区，而且也封給他黎巴嫩的沿海地区和叙利亚、巴勒斯坦的相当部分。法赫尔·艾德·丁二世所进行的封建掠夺，引起了农民和牧民的不滿。法赫尔·艾德·丁二世是个有經驗的政治家，他力求使这种不滿完全針对着波尔塔，利用它为自己的利益服务，以便取得独立和免得必須分一部分收入給苏丹国庫。

一六一三年，黎巴嫩爆发了反对波尔塔的大規模农民起义。法赫尔·艾德·丁二世害怕自己的农民和土耳其討伐軍的报复，就逃往欧洲。在五年期間內，黎巴嫩农民战争繼續进行的时候，他訪問欧洲各国朝廷，企图結成反对土耳其的联盟，但无結果。一六一八年当土耳其把黎巴嫩起义鎮压下去的时候，他和苏丹妥协了，并且回去重掌政权。不过，十七年之后，在黎巴嫩重新爆发起义的时期，法赫尔·艾德·丁作为人質被押到伊斯坦布尔，并且在該处被杀。

十七世紀伊拉克南部也發生了多次的反对土耳其的起義。一六一六年，伊拉克南部阿拉伯各部落占領了巴索爾地區。波爾塔和起義的封建首長勾結，並且承認他做巴斯拉的總督。封建掠奪繼續下去，從而起義接連不斷。孟塔菲克部落的起義延續了十一年之久（一六九〇——一七〇一年）。

在十八世紀土（耳其）波（斯）戰爭期間，伊拉克的阿拉伯各部落也發生了多次的起義。這些起義取得了波斯納狄爾沙的支持。波爾塔和他們作鬥爭，煽起阿拉伯各部落之間的仇視，收買部落的族長，唆使他們互相敵對。

在十八世紀後半，奧斯曼危機尖銳化的時期，阿拉伯各族反对土耳其壓迫的鬥爭取得了特別廣泛的規模。

一七六九年，出身於阿布哈茲族的埃及的近衛騎兵（曼留克）長官阿里·貝，利用俄土戰爭爆發，起來反对波爾塔。他停止向波爾塔納貢，宣布埃及為獨立國家。同時在敘利亞和巴勒斯坦爆發了由巴勒斯坦北部統治者阿拉伯族長達吉爾領導的反对土耳其的起義。阿里·貝和達吉爾結為同盟，並且派遣使節到愛琴群島去見俄國海軍司令奧爾洛夫伯爵。

一七七一年，阿拉伯起義者占領了大馬士革。不過一年之後，被波爾塔收買的近衛騎兵統帥的投降，造成了阿里·貝的被推翻和大馬士革的陷落。俄國派遣艦隊去幫助起義者。一七七二年五月，俄國海軍陸戰隊占領了貝魯特，當地居民答應“服從俄國各艦的命令，並在必要時予以幫助”。一七七二年夏天，在休戰期間，俄國艦隊撤走，土耳其人再度占領貝魯特，並且開始壓迫阿拉伯人。這時俄國派遣秘密的軍事代表團，運送大炮和彈藥去幫助阿拉伯人。

在軍事代表團离开之后，把俄国炮兵教官留給起义軍。

一七七三年六月，俄土休战时期告終，俄国再度派遣艦队，在柯茹霍夫艦长統率之下，来到黎巴嫩海岸。黎巴嫩王（艾米尔）和俄国艦队司令以及族长达吉尔訂立了軍事同盟。根据俄国官方的情报，黎巴嫩王答应“承認俄国的保护，在我們^①对土耳其人作战时期跟土耳其人作战”。貝魯特在被圍三个月之后，被俄国陆战队攻陷。一七七三年十月，黎巴嫩王請求俄国承認他做俄国的臣民。在庫楚克·开納吉和約訂立之后，这一請求被拒絕了，俄国艦队也离开了黎巴嫩。两年之后，土耳其人把叙利亞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起义鎮压下去。这一起义就領導的性質而言是封建的，但是就其基础而言則是人民的，它表现出阿拉伯人民群众的願望，他們之企求独立和他們对土耳其压迫的仇恨。

战后，叙利亞和黎巴嫩被置于波尔塔总督扎薩尔^②帕沙的統治之下。扎薩尔在过去陆續当过强盜、近卫騎兵、劊子手和間諜，在战争期間領導了一帮土耳其雇佣軍，在貝魯特和俄国軍隊以及阿拉伯起义軍进行战斗。他曾被俄軍俘虏，在和約訂立之后被釋放，并且靠自己匪帮的帮助，被波尔塔任命为塞德的帕沙，接着又做了叙利亞其他地区的帕沙。在扎薩尔治下，封建掠夺达到了最高限度。扎薩尔提高了黎巴嫩的貢額，对磨坊、畜群、收集蚕茧都实行課稅，开征人头稅。黎巴嫩农民用新的起义（一七八〇年）来作为对提高貢額的回答。扎薩尔对起义的参加者实行无情的鎮压。他手下的近卫騎兵（曼留克）对起义者施以最周密的拷

① 指俄国。——譯者

② 阿拉伯文“扎薩尔”一字就是劊子手、屠夫之意。